

欽定明史

明史卷三百一

列傳第一百八十九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李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軍機處總理事務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女

婦人之行不出於閨門故詩載關雎葛覃桃夭芣苢皆處常履順貞靜和平而內行之修王化之行具可考見其變者行露栢舟一二見而已劉向傳列女取行事可爲鑒戒不存一操范氏宗之亦采才行高秀者非獨貴節烈也魏隋而降史家乃多取患難顛沛殺身殉義之事蓋輓近之情忽庸行而尚奇激國制所褒志乘所錄

與夫里巷所稱道流俗所震駭胥以至奇至苦爲難能而文人墨客往往借倣非常之行以發其偉麗激越跌宕可喜之思故其傳尤遠而其事尤著然至性所存倫常所係正氣之不至於淪澌而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載筆者宜莫之敢忽也明興著爲規條巡方督學歲上其事大者賜祠祀次亦樹坊表烏頭綽楔照耀井閭乃至僻壤下戶之女亦能以貞白自砥其著於實錄及郡邑志者不下萬餘人雖間有以文藝顯要之節烈爲多嗚呼何其盛也豈非聲教所被廉恥之分明故名節重而蹈義勇歟今掇其尤者或以年次或以類從具著

於篇視前史殆將倍之然而姓名湮滅者尚不可勝計  
存其什一亦足以示勸云

月娥

劉孝婦 甄氏

諸娥

丁氏 石氏

楊氏 張氏等

貞女韓氏 黃善聰

姚孝女 蔡孝女  
招遠孝女

盧佳娘 施氏

吳氏 畢氏

石孝女

湯慧信

義婢妙聰

徐孝女

高氏

孫義婦

梁氏

馬氏

義姑萬氏

陳氏

郭氏

幼溪女

程氏

王妙鳳

唐貴梅  
張氏

楊泰奴

張氏

陳氏

秀水張氏  
歐陽金貞

莊氏

唐氏

王氏

易氏

鍾氏四節婦

宣氏

孫氏

徐氏

義妾張氏

龔烈婦

江氏

范氏二女

丁美音

成氏

興安二女子

章銀兒

茅氏

招囊猛

凌氏

杜氏

義婦楊氏

史氏 林端娘

汪烈婦

竇妙善

石門丐婦

賈氏

胡氏

陳宗球妻史氏

葉氏

胡貴貞

孫氏

江氏 嚴氏

月娥西域人元武昌尹職馬祿丁女也少聰慧聽諸兄  
誦說經史輒通大義長適蕪湖葛通甫事上撫下一秉  
禮法長姒盧率諸婦女悉受其教太祖渡江之六年僞  
漢兵自上游而下盧曰太平有城郭且嚴兵守可恃使

月娥挾諸婦女往避之未幾寇至城陷月娥歎曰吾生詩禮家可失節於賊邪抱幼女赴水死諸婦女相從投水者九人方盛暑屍七日不浮顏色如生鄉人爲巨穴合葬之故居之南題曰十女墓娥弟丁鶴年幼通經史皆娥口授也後通甫與盧皆死於寇

劉孝婦新樂韓太初妻太初元時爲知印洪武初例徙和州挈家行劉事姑謹姑道病刺血和藥以進抵和州夫卒劉種蔬給姑食越二年姑患風疾不能起晝夜奉湯藥驅蚊蠅不離側姑體腐蛆生席間爲齧蛆蛆不復生及姑疾篤刲肉食之少甦踰月而卒殯之舍側欲還

葬舅塚力不能舉喪哀號五載太祖聞之遣中使賜衣一襲鈔二十錠命有司還其喪旌門閭復徭役同時甄氏欒城李大妻事姑孝姑壽九十一卒甄廬墓三年旦暮悲號亦被旌

孝女諸娥山陰人父士吉洪武初爲糧長有黠而逋賦者誣士吉於官論死二子炳煥亦罹罪娥方八歲晝夜號哭與舅陶山長走京師訴寃時有令寃者非臥釘板勿與勘問娥輾轉其上幾斃事乃聞勘之僅成一兒而止娥重傷卒里人哀之肖像配曹娥廟

唐方妻浙新昌丁氏女名錦孥洪武中方爲山東僉事



坐法死妻子當沒爲官婢有司按籍取之監護者見丁色美借梳掠髮丁以梳擲地其人取掠之持還丁丁罵不受謂家人曰此輩無禮必辱我非死無以全節肩輿過陰澤崖峭水深躍出赴水衣厚不能沈從容以手斂裙隨流而沒年二十八時稱其處爲夫人潭鄭熤妻石氏熤浦江鄭泳孫也洪武初李文忠薦諸朝屢遷藏庫提點坐法死石當遣配泣曰我義門婦也可辱身以辱門乎不食死

楊氏慈谿人字同邑鄭子球洪武中子球父仲徽戍雲南明制子成丁者隨遣子球亦在戍中楊年甫十六聞

子球母老弟幼請於父母適鄭養姑以待子球之返子  
球竟卒成所楊與姑撫諸叔成立以夫從子孔武爲嗣  
苦節五十餘年其後鄭煥妻張氏嫁未旬日泰然妻嚴  
氏生子一蘭方孩抱杖妻王氏事夫癘病狂不省人事  
服勤八年弗怠三人皆楊氏夫族先後早寡皆以節聞  
萬曆中知府鄒希賢題曰鄭氏節門以比浦江鄭氏義  
門云

貞女韓氏保寧人元末明玉珍據蜀貞女慮見掠僞爲  
男子服混迹民間旣而被驅入伍轉戰七年人莫知其  
處女也後從玉珍破雲南還遇其叔父贖歸成都始改

裝而行同時從軍者莫不驚異洪武四年嫁爲尹氏婦  
成都人以韓貞女稱其後有黃善聰者南京人年十三  
失母父販香廬鳳間令善聰爲男子裝從遊數年父死  
善聰習其業變姓名曰張勝有李英者亦販香與爲伴  
侶者踰年不知其爲女也後偕返南京省其姊姊初不  
之識詰知其故怒詈曰男女亂羣辱我甚矣拒不納善  
聰以死自誓乃呼鄰嫗察之果處子也相持痛哭立爲  
改裝明日英來知爲女怏怏如失歸告母求婚善聰不  
從曰若歸英如瓜李何鄰里交勸執益堅有司聞之助  
以聘判爲夫婦

姚孝女餘姚人適吳氏母出汲虎銜之去女追掣虎尾  
虎欲前女掣益力尾遂脫虎負痛躍去負母還藥之獲  
愈奉其母二十年後成化間武康有蔡孝女隨母入山  
採藥虎攫其母女折樹枝格鬪三百餘步虎舍其母傷  
女血歎丈許竹葉爲赤女亦獲全後招遠有孝女不知  
其姓父採石南山爲蟒所吞女哭之願見父屍同死俄  
頃大雷電擊蟒墮女前腹裂見父屍女負土掩埋觸石  
而死

盧佳娘福清李廣妻婚甫十月廣暴卒盧慟絕復甦見  
廣口鼻出惡血悉飮食之旣殮哭輒僵仆積五六日家

人防懈潛入寢室自經後其縣有游政妻倪氏殉夫亦然又有施氏滁州彭禾妻正德元年禾得疾不起握手訣曰疾憊甚知必死汝無子擇壻而嫁毋守死徒自苦也施泣曰君尙不知妾乎願先君死禾固止之因取禾所嘔血盡吞之以見志及禾歿卽自經

吳氏潞州廩生盧清妻舅姑歿於臨洛寄瘞旅次清授徒自給後失廩充椽於汴憤恥發狂死吳聞訃痛絕哭曰吾舅姑委骨於北良人死忍令終不返乎乃寄幼孤於姊兄鬻次女爲資獨抵臨洛覓舅姑瘞處不得號泣中野忽一丈夫至則清所授徒也爲指示收二骸以歸

復冒暑之汴負夫骨還三喪畢舉忍餓無他志學正劉  
崧言於知州馬暉贖其女厚恤之年七十五乃卒後有  
畢氏河間鄧節妻年饑攜家景州就食舅姑相繼亡節  
亦尋歿俱藁葬景州氏年三十三無子女獨歸里中忍  
饑凍晝夜紡織積數年市地城北八里莊獨之景州負  
舅姑及夫骨還葬

石孝女新昌人襁褓時父潛坐事籍沒繫京獄母吳以  
漏籍獲免依兄弟爲生一日父脫歸匿吳家吳兄弟懼  
連坐殺置大窖中母不敢言及女長問母曰我無父族  
何也母告之故女大悲憤永樂初年十六舅氏主婚配

族子女白母曰殺我父者吳也柰何爲父讐婦母曰事非我主柰何女領而不答嫁之日方禮賓女自經室中母仰天哭曰吾女之死不欲爲讐人婦也號慟數日亦死有司聞之治殺潛者罪

湯慧信上海人通孝經列女傳嫁華亭鄧林林卒婦年二十五一女七歲鄧族利其居迫使歸家婦曰我鄧家婦何歸乎族知不可奪貿其居於巨室婦泣曰我收夫骨於茲土與同存亡柰何棄之欲自盡巨室義而去之婦尋自計曰族利我財耳乃出家資盡畀族人躬績緝以給歲大水居荒野沮洳中其女適人者操舟來迎不

許請暫憩舟中亦不許曰我守此六十年因巨浸以從  
汝父所甘心焉復何往母女方相牽未捨水至湯竟溺  
死

義婢妙聰保安右衛指揮張孟喆家婢也永樂中調兵  
操宣府孟喆在行北寇入掠妻李謂夫妹曰我命婦與  
若皆宦門女義不可辱相挈投井中妙聰亦隨入見二  
人俱未死以李有娠恐水冷有所害遂負之於背賊退  
孟喆弟仲喆求三人井中以索引嫂妹出而婢則死矣  
徐孝女嘉善徐遠女也年六歲母患癩瘡女問母何以  
得愈母謾曰兒吮之迺愈女遂請吮母難之女悲啼不



已母不得已聽之吮數日果愈

高氏女武邑人適諸生陳和和早卒高獨持門戶奉翁姑甚孝及宣德時翁姑並歿氏以禮殯葬時年五十矣泣謂子剛曰我父洪武間舉家客河南虞城父死旅葬城北母以棗木小車輶識之比還家母亦死弟懦不能自振吾三十年不敢言者以汝王母在堂當朝夕侍養也今大事已畢欲舁吾父遺骸歸合葬剛唯唯隨母至虞城抵葬所塚纍纍不能辨氏以髮繫馬鞍逆行自朝及夕至一小塚鞍重不能前卽開其塚所識車輶宛然遠近觀者咸驚異助之歸啟母窆同葬

孫義婦慈谿人歸定海黃誼昭生子潛未幾夫卒孫育之成立求兄女爲配甫三年生二子潛亦卒時田賦皆令民自輸孫姑婦相率攜幼子輸賦南京訴尙書蹇義言縣苦潮患十年九荒乞築海塘障之義見其孤苦詰曰何爲不嫁對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義嗟歎久之次日卽爲奏請遣官偕有司相度成之起自龍山迄於觀海永免潮患慈谿人廟祀之塘上

梁氏大城尹之路妻嫁歲餘夫乏食出遊山海關賣熟食爲生又娶馬氏生子二十餘年不通問氏事翁姑艱苦無怨言夫客死氏徒步行乞迎夫喪往返二千里迄

扶柩攜後妻二子以歸里人歎異

余佈妻馬氏吳縣人歸五年夫死無子家酷貧姑欲奪其志有田二畝半得粟不以與婦馬不爲動姑潛納他人聘一夕鼓吹臨門趣治妝馬入臥室自經死几上食器糠粃尙存

義姑萬氏名義顓字祖心鄞人寧波衛指揮僉事鍾女也幼貞靜善讀書兩兄文武皆襲世職戰死旁無期功之親繼母曹氏兩嫂陳氏吳氏皆盛年孀居吳遺腹僅六月姑旦暮拜天哭告曰萬氏絕矣願天賜一男續忠臣後我矢不嫁共撫之已果生男名之曰全姑喜曰萬

氏有後矣乃與諸嫠共守名閭來聘皆謝絕之訓全讀書迄底成立全嗣職傳子禧孫椿皆奉姑訓惟謹姑年七十餘卒姑之祖斌及父兄並死王事母及二嫂守貞數十年姑更以義著鄉人重之稱爲四忠三節一義之門後有陳義姑者沙縣陳穗女年十八父母相繼卒遺二男長七歲次五歲親族利其有日眈眈於旁姑矢志撫弟居常置帚數十族兄弟暮夜叩門姑燃帚照之亟啟戶具酒食款叩者告曰吾輩夜行滅火就求燭耳自此窺伺者絕意及二弟畢婚年四十五乃嫁終無子二弟迎歸母事之

郭氏大田人鄧茂七之亂鄉人結寨東巖寨破郭裸幼  
兒走且有身爲賊所驅郭奮罵投百尺巖下與兒俱碎  
亂石聞胎及腸胃迸出狼籍巖下賊據高瞰之皆歎曰  
真烈婦也瘞之去同時有幼溪女失其姓名茂七破沙  
縣匿草間爲二賊所獲遇溪橋貞女曰扶我過當從一  
人而終二賊爭趨挽至橋半女視溪流湍急拽二賊投  
水中俱溺死

程氏揚州胡尙綱妻尙綱嬰危疾婦刲腕肉噉之不能  
咽而卒婦號慟不食二日懷孕四月矣或曰得男可延  
夫嗣徒死何爲答曰吾亦知之尙生女徒苟活數月耳

因復食彌月果生男明年殤卽前語翁姑曰媳不能常侍奉有娣姒在無悲也復絕食越二日其姑撫之曰爾父母家二百里內若不俟面訣乎婦曰可急迎之日飲米瀋一匙以待逾十有二日父母遣幼弟至婦曰是可白吾志自是滴水不入口徐簡匱中簪珥令辦後事以其餘散家人并鄰嫗嘗通問者復自卜曰十八九日皆良吾當逝向曾割肉救夫夫不可救以灰和之置牀頭附吾左腕以示全歸遂卒

王妙鳳吳縣人適吳奎姑有淫行正統中奎商於外姑與所私飲并欲污之命妙鳳取酒挈瓶不進頻促之不

得已而入姑所私戲紵其臂妙鳳憤拔刀斫臂不殊再  
斫乃絕父母欲訟之官妙鳳曰死則死耳豈有婦訟姑  
理邪逾旬卒唐貴梅者貴池人適同里朱姓姑與富商  
私見貴梅悅之以金帛賄其姑誨婦淫者百端勿聽加  
箠楚勿聽繼以炮烙終不聽乃以不孝訟於官通判某  
受商賂拷之幾死者數矣商冀其改節復令姑保出之  
親黨勸婦首實婦曰若爾妾之名幸全如播姑之惡何  
夜易服自經後園梅樹下及旦姑起且將撻之至園中  
乃知其死尸懸樹三日顏如生其後嘉靖二十三年有  
嘉定張氏者嫁汪客之子其姑多與人私諸惡少中有

胡巖者最桀黠羣黨皆聽其指使於是與姑謀遣其子入縣爲卒而巖等日夕縱飲一日呼婦共坐不應巖從後攫其梳婦折梳擲地頃之巖徑入犯婦婦大呼殺人以杵擊巖巖怒走出婦自投於地哭終夜不絕氣息僅屬詰旦巖與姑恐事洩繫諸牀足守之明日召諸惡少酣飲二鼓共縛婦槌斧交下婦痛苦宛轉曰何不利刃刺我一人乃前刺其頸一人刺其脇又椽其陰舉尸欲焚之尸重不可舉乃火其室鄰里救火者蹋門入見嚇然死人驚聞於官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鞫之具得其實皆以次受刑婦死時年十九邑故有烈婦祠婦死



前三日祠旁人聞空中鼓樂聲火炎炎從祠柱中出人  
以爲貞婦死事之徵云

楊泰奴仁和楊得安女許嫁未行天順四年母疫病不  
愈泰奴三割胷肉食母不效一日薄暮剖胷取肝一片  
昏仆良久及甦以衣裹創手和粥以進母遂愈母宿有  
膝攣疾亦愈後有張氏儀真周祥妻姑病醫百方不效  
一方士至其門曰人肝可療張割左脇下得膜如絮以  
手探之沒腕取肝二寸許無少痛作羹以進姑病遂瘳  
陳氏祥符人字楊瑄未嫁而瑄卒女請死父母不許欲  
往哭又不許私剪髮屬媒氏置瑄懷汴俗聘女以金書

生年月日畀男家號定婚帖瑄母乃以帖裏其髮置瑄懷以葬女遂素服以居亡何父母謀改聘女縊死後五十三年至正德中瑄姪永康改葬瑄求陳骨合焉二骨朽矣髮及定婚帖鮮完如故葬三年岐穀了瓜產墓上張氏秀水人年十四受同邑諸生劉伯春聘伯春負才名必欲舉於鄉而後娶未幾卒女號泣絕髮自爲詩祭之持服三年不踰閫不茹葷服闋卽絕飲食父母強諭之終不食旬日而卒年二十舅姑迎柩合葬焉又有江夏歐陽金貞者父梧授孝經列女傳稍長字羅欽仰從梧之官柘城梧艱歸舟次儀真欽仰墜水死金貞年甫

十四驚哭欲赴水從之父母持不許又欲自縊父母曰  
汝未嫁何得爾對曰女自分無活理卽如父母言願終  
身稱未亡人大聲哀號不止及殮剪髮繫夫右臂以殉  
抵家告父母曰有婦以事姑也姑旣失子可并令無婦  
乎願歸羅以畢所事父母從之後父知廣元縣姑病卒  
女乃歸寧有諷他適者曰事姑畢矣更何待女曰我昔  
殮羅郎時有一束髮纏其手誰能掘塚開棺取髮還我  
則易志矣遂止生平獨臥一樓年六十餘卒

莊氏海康吳金童妻成化初廣西流寇掠鄉邑莊隨夫  
避新會傭劉銘家銘見莊美欲犯之屢誘不從乃令黨

梁狗同金童入海捕魚沒水死越三日不還莊求之海濱屍浮岸側手足被縛腫腐莫可辨莊以衣識之歸攜女赴水抱夫屍而沒翼日三屍隨流遶銘門去而復還土人感異殯祭之然莫知銘殺也後梁狗漏言有司並捕考處以極刑唐氏汝陽陳旺妻隨其夫以歌舞逐食四方正德三年秋旺攜妻及女環兒姪成兒至江夏九峰山有史聰者亦以傀儡爲業見婦女皆豔麗而旺且老因給旺至青山夜殺之明日聰獨返攜其婦女幼姪入武昌山吳王祠持利刃脅唐唐曰汝殺吾夫吾不能殺汝以復讐忍從汝亂邪遂遇害賊裹以蓆置荆棘中

明日徒蓑衣園賊又迫環兒臨以刃環兒哭且晉聲振  
林木賊亦殺之瘞糞壤中而去其年冬至賊被酒成兒  
潛出告官禽於葛店市伏誅

王氏慈谿人聘於陳而夫佳病其父母娶婦以慰之及  
門卽入侍湯藥未幾佳卒王年甫十七矢志不嫁姑張  
氏曰未成禮而守無名女曰入陳氏門經事君子何謂  
無名姑乃使其二女從容諷之婦不答截髮毀容姑終  
欲強之窘辱萬狀二小姑陵之若婢稍不順卽爪其面  
姑聞復加箠楚女口不出怨言曰不逼嫁爲婢亦甘也  
夜寢處小姑牀下受濕得僵疾私自幸曰我知免矣鞠

從子梅爲嗣教之成化初領鄉薦卒昌其家後有易氏分宜人嫁安福王世昌時世昌已邁疾奄奄十餘月易事之衣不解帶世昌死除喪猶縞素姑憐之謂汝猶處子可終累乎跪泣曰是何言哉父母許我王氏卽終身王氏婦矣自是獨處一樓不窺外戶四十餘年方世昌疾所吐痰血輒手一布囊盛之卒後用所盛囊爲枕枕之終身

鍾氏桐城陶鏞妻鏞以罪被戍卒於外鍾年二十五子繼甫在抱負鏞骨四千餘里歸葬乃斷髮杜門年八十二以節終繼亦早卒妻方氏年二十七子亮甫二歲其

兄憐之微叩其意方以死誓景泰中亮舉鄉試業於太  
學卒妻王氏年二十八妾吳氏二十二皆無子扶櫬歸  
葬貧不能支所親勸之嫁兩人哭日而不知我之爲節  
婦婦乎乃共以紡績自給越二十六年縣令陳勉以聞  
詔旌三代人稱之曰四節里

宣氏嘉定張樹田妻夫素狂悖與宣不睦夫病宣晨夕  
奉事及死誓身殉時樹田友人沈思道亦死其婦孫與  
宣以死相要各分尺帛孫自經或勸宣曰彼與夫相得  
故以死報汝何爲效之宣歎曰子知盡婦道而已安論  
夫之賢不賢卒縊死

徐氏慈谿人定海金傑妻也成化中傑兄以罪逮入京傑往請代瀕行徐已有身傑謂曰予去生死不可知若生男善撫之金氏鬼庶得食也已而悔曰我幾悞汝吾去無還理卽死善事後人徐泣曰君以義往上必義君君兄弟當同歸無過苦也卽如君言妾有死耳敢忘付託乎已果生男無何兄得還傑竟瘕死徐撫孤慟曰我本欲從汝父地下奈金氏何強營葬事服闋父母勸他適截髮斷指自誓食澹茹苦六十餘年視子孫再世成立乃卒

義妾張氏南京人松江楊玉山商南京娶爲妾逾月以



婦妬遣之歸張屏居自守楊亦數往來所贈千計後二十餘年楊坐役累罄其產怏怏失明張聞之直造楊廬拜主母捧楊袂大慟乃悉出向所贈金珠具裝嫁其二女并爲二子娶婦留侍湯藥踰年楊死守其柩不去旣免喪父母強之歸不從矢志以歿終身不見一人

龔烈婦江陰人年十七嫁劉玉家貧力作養姑姑亡相夫營葬夫又亡無以爲斂里有羨婦色者欲助以棺龔覺其意辭之旣又強之龔恐無以自脫乃以所生六歲男三歲女寄食母家是夜積麥橐屋中舉火自焚抱夫屍死又江氏蒙城王可道妻夫貧負販餬口死不能斂

比鄰諸生李雲蟾合錢斂之卜日以葬及期率衆至其家圓然無聲厨下燈微明趨視之飲食畢具蓋以待昇棺者婦已縊死竈旁矣衆驚歎復合錢并葬之

會稽范氏二女幼好讀書並通列女傳長適江一月寡次將歸傅而夫亡二女同守節築高垣圍田十畝穿井其中爲屋三楹以居當種穫父啟圭竇率傭以入餘日則塞其竇共汲井灌田如是者三十年自爲塋於屋後成化中卒竟合葬焉族人卽其田立祠以祀又有丁美音淑浦丁正明女幼受夏學程聘年十八將嫁學程死美音誓不再嫁父母曰未嫁守節非禮也何自苦如此

美音齧指滴血籲天自矢當道交旌之賚以銀幣約百金乃構室獨居鬻田自贍事舅姑養父母鄉人名其田爲貞女田

成氏無錫人定陶教諭繪女登封訓導尤輔妻也輔游學靖江成從焉江水夜溢家人倉卒升屋成整衣欲上問爾等衣邪衆謝不暇成曰安有男女裸而尙可俱生邪我獨留死耳衆號哭請不應厥明水退坐死榻上後崇禎中興安大水漂沒廬舍有結筏自救者鄰里多附之二女子附一朽木倏沈倏浮引筏救之年皆十六七問其姓氏不答二女見筏上男子有裸者歎曰吾姊妹

倚木不死冀有善地可存也今若此何用生爲攜手躍入波中死

章銀兒蘭谿人幼喪父獨與母居邑多火災室盡燬結茅以棲母母方疾鄰居又火銀兒出視衆呼令疾避銀兒曰母疾不能動何可獨避亟返入廬欲扶母出烈焰忽覆其廬衆莫能救火光中遙見銀兒抱其母宛轉同焚死時弘治元年三月也義妹茅氏慈谿人年十四父母亡獨與兄嫂居其兄病痿臥值倭入縣嫂出奔呼與偕行女曰我室女將安之且俱去誰扶吾兄者賊至縱火女力扶其兄避於空室竟被燔灼並死

招囊猛雲南孟璉長官司土官舍人刁派羅妻也年二十五夫死守節二十八年弘治六年九月雲南都指揮使奏其事帝曰朕以天下爲家方思勵名教以變夷俗其有趨於禮義者烏可不亟加獎勵招囊猛貞節可嘉其卽令有司顯其門閭使遠夷益知向化無俟覈報

張維妻凌氏慈谿人弘治中維舉於鄉卒婦年二十五子四歲亦卒其兄諷之改圖婦痛哭齧唇暎血灑地終身不歸寧舅姑慰之曰不幸絕嗣日計無賴吾二人景逼矣爾年尙遠何以爲活婦曰恥辱事重餓死甘之乃出簪珥爲舅納妾果得子喜曰張氏不絕亡夫墓門且

有寒食矣後舅病瘋姑雙目瞽婦紡績供養二十年不  
衰後有杜氏貴池曹桂妻年二十四夫亡遺腹生女悲  
苦無計日諷姑爲舅納妾果生一子產後妾死杜以己  
女託於族母而自乳其叔逾年翁喪勸者曰汝辛苦撫  
孤寧能以叔後汝乎杜曰叔後吾翁異日生二子卽以  
一子後我夫吾志畢矣後卒如其言

義婦楊氏王世昌妻臨漳人弘治中世昌兄坐事論死  
世昌念兄爲嫡子請代其刑時楊未笄謀於父母宗族  
曰彼代兄死爲義士我顧不能爲義婦邪願訴於上代  
夫死遂入京陳情敕法司議夫妻並得釋

史氏杞縣人字孔弘業未嫁而夫卒欲往殉之母不許  
女七日不食母持茗逼之飲雙蛾適墮杯中死女指示  
曰物意尙孚我心母獨不諒人邪母知不可奪翌日製  
素衣縞裳送之孔氏及暮辭舅姑整衣自經死白氣縷  
縷騰屋上達旦始消又有林端娘者甌寧人字陳廷策  
聞廷策訃寄聲曰勿殮吾將就死父曰而雖許字未納  
幣也對曰旣許矣何幣之問父謹防之曰女奚所不可  
死顧死夫家躉耳父曰壻家貧無以周身曰身非所卹  
又曰壻家貧孰爲標名曰名非所求遂往哭奠畢自剋  
死期理帛自經三拱而絕陳故家青陽山下山下人言

婦將盡時山鳴三晝夜

汪烈婦晉江諸生楊希閔妻也年二十三夫死無子欲自經家人防之謹不得間氏聞茉莉有毒能殺人多方求之家人不知也日供數百朶踰月家人爲亡者齋祭婦自撰祭文辭甚悲夜五鼓防者稍懈取所積花煎飲之天明死

竇妙善京師崇文坊人年十五爲工部主事餘姚姜榮妾正德中榮以瑞州通判攝府事華林賊起寇瑞榮出走賊入城執其妻及婢數人問榮所在時妙善居別室急取府印開後牕投荷池衣鮮衣前曰太守統援兵數



千出東門捕爾等旦夕授首安得執吾婢賊意其夫人也解前所執數人獨輿妙善出城適所驅隸中有盛豹者父子被掠其子叩頭乞縱父賊許之妙善曰是有力當以昇我何得遽縱賊從之行數里妙善視前後無賊低語豹曰我所以留汝者以太守不知印處欲藉汝告之今當令汝歸幸語太守自此前行遇井卽畢命矣呼賊曰是不善昇可仍縱之易善昇者賊又從之行至花塢遇井妙善曰吾渴不可忍可汲水置井傍吾將飲賊如其言妙善至井傍跳身以入賊驚救不得而去豹入城告榮取印引至花塢覓井果得妙善屍越七年郡

縣上其事詔建特祠賜額貞烈

石門丐婦湖州人莫詳其姓氏正德中湖大飢婦隨其夫及姑走崇德石門市乞食三人偶相失婦有色市人爭挑之與之食不顧誘之財亦不顧寓東高橋上不復乞食者二日伺夫與姑皆不至聚觀者益衆婦乃從橋上躍入水中死

賈氏慶雲諸生陳俞妻正德六年兵變值舅病卒家人挽之避痛哭曰舅尙未斂婦何惜一死身服斬衰不解兵至縱火迫之出罵不絕口刃及身無完膚與舅屍同

燼年二十五

鄞縣諸生李珂妻胡氏年十八歸珂閱七年珂死遺男女各一胡誓不踰閩鄰火作珂兄珮往救之曰阿姆來吾乃出珮使妻陳往婦以七歲男自牖付之屬曰幸念吾夫善視之陳曰孀將何如給之曰取少首飾卽出陳去胡卽纍衣箱塞戶抱三歲女端坐火中死

陳宗球妻史氏南安人夫死將殉有期矣尙爲姑釀酒姑曰婦已決死生存豈多日何辛苦爲曰政爲日短故釀而奉姑將死告舅曰婦有喪幸毋鬆棺遂縊

葉氏定海人許聘慈谿翁姓而父母俱歿遂育於翁年十四翁資產日落且失其姑舅待之如奴勞勩萬狀畧

無怨色舅以子幼欲鬻之羅姓者葉恚曰我非貨也何  
輾轉貿易爲日哽咽垂涕旣知不可免僞爲喜色舅遂  
寬之夜月上給諸奴日月色甚佳盍少猶夷乎趨門外  
良久諸奴並勸曰夜旣半矣盍就寢遂入及晨覓之則  
氏已浮屍於河矣起之色如生

胡貴貞樂平人生時父母欲不舉其鄰曾媪救之歸與  
子天福同乳欲俟其長而配焉天福年十八父母繼亡  
家甚落貴貞父將奪以姻富家女曰我鞠於曾婦於曾  
分姑媳恩母子可以飢寒棄之邪乃依從姑以居葦舍  
單淺外人未嘗識其面其兄乘天福未婚曳以歸出視

求聘者金寶笄飾女知不免潛入房縊死

孫氏吳縣衛廷珪妻隨夫商販寓潯陽小江口寧王陷九江廷珪適他往所親急邀孫共逃孫謂兩女金蓮玉蓮曰我輩異鄉人汝父不在逃將安之今賊已劫鄰家矣柰何女曰生死不相離要當爲父全此身耳於是母子共一長繩自束赴河死

江氏餘干夏璞妻正德間賊至抱方晬弟走不得脫賊將縛之曰誠願與將軍俱顧吾父年老惟一弟幸得全之賊以爲信縱令置所抱兒出遂大聲罵賊投橋下死後隆慶中有高明嚴氏賊掠其境隨兄出避遇賊刃及

其兒女跪泣曰父早喪孀母堅守恃此一兒殺之則祀  
殄矣請以身代賊憫然爲納刃旣而欲污之則曰請釋  
吾兒卽配汝及兒去執不從竟剖腹而死

明史卷三百一終

明史卷二百一

列傳第一百九十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李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都察院尚書事加級張廷璽奉

敕修

列女二

歐陽氏

徐氏 馮氏

方氏

葉氏

潘氏

楊氏

張烈婦

蔡氏 鄭氏

王烈婦

許烈婦

吳氏

沈氏六節婦

黃氏

張氏

張氏

葉氏 范氏

劉氏二女

孫烈女

蔡烈女



陳諫妻李氏

胡氏

戴氏

胡氏

許元忱妻胡氏

邵陽李氏

吳節婦

楊氏

徐亞長

蔣烈婦

楊玉英

張蟬雲

倪氏

彭氏

劉氏

劉氏二孝女

黃氏

邵氏婢

楊貞婦

倪氏

楊氏

丁氏

尤氏

李氏

孫氏

方孝女 解孝女

李氏

項貞女

壽昌李氏

玉亭縣君

馬氏

王氏

劉氏 松氏

譚氏 張氏

李烈婦 黃烈婦

須烈婦

陳節婦 馬氏

謝烈婦

張氏 王氏 戚家婦

金氏 楊氏

王氏

李孝婦 洪氏 倪氏

劉氏

歐陽氏九江人彭澤王佳傳妻也事姑至孝夫亡氏年

方十八撫遺腹子紡績爲生父母迫之嫁乃鍼刺其額  
爲誓死守節字墨涅之深入膚裏里人稱爲黑頭節婦  
又徐氏烏程人年十六嫁潘順未期而夫病篤顧徐曰  
母老汝年少奈何徐泣下卽引刀斷左小指以死誓夫  
死布衣長齋年七十八卒遺命取斷指入棺中家人出  
其指所染爪紅色尚存馮氏宣城劉慶妻年十九夫亡  
誓守節其娣姒諷之曰守未易言非齧斷鐵釘者不能  
馮卽投袂起拔壁上釘齧之剗然有齒痕復抉臂肉釘  
著壁上曰脫有異志此卽狗彘肉不若已而遺腹生子  
曰大賢長娶李氏大賢又天姑婦相守至老卒取視壁

釘肉尚韌不腐齒痕如新

方氏金華軍士袁堅妻堅嗜酒敗家卒殯城北濠上方貧無所依乃卽殯處置棺寢處其中饑則出飲於濠久之不復出則死矣郡守劉蒞爲封土祭之又葉氏蘭谿人適神武中衛舍人許伸伸家素饒於財以不檢蕩且盡攜妻投所親卒於通州氏守屍晝夜跪哭或遺之食或餽金或勸以改嫁俱却不應水漿不入口者十四日竟死尸傍年二十餘州人爲買棺合葬

潘氏海寧人年十六歸許釗生子淮甫期年釗卒旣殮潘自經死已兩日矣有老嫗過之曰是可活也投之藥

更甦釗族兄欲不利於孤曠潘改適潘毀容自矢族兄者夜率勢家僕數十人誣以債椎門入潘負子冒風雨踰垣逸前距大河追者迫潘號慟投於河適有木浮至憑以渡達母家遂止不歸淮年十九始歸淮補諸生娶婦生五子潘年五十宗人聚而祝族兄者亦至潘曰氏所以得有今日賴伯氏玉成目淮酌酒飲伯卒爵北向拜曰未亡人三十年來瀕死者數矣而顧強生獨以淮故耳今幸成立且多子復何憾語畢入室頃之宴徹諸宗人同淮入謝則縊死室中矣

楊氏桐城吳仲淇妻仲淇卒家貧舅欲更嫁之楊曰卽

饑死必與舅姑俱舅不能奪數年家益貧舅謀於其父  
母將以償債楊仰天呼曰以吾口累舅姑不孝無所助  
於貧不仁失節則不義吾有死而已因咽髮而死

張烈婦蕪湖諸生繆釜妻年十八歸釜越四年釜病屬  
張善自託張泣曰夫以吾有二心乎有子則守志奉主  
妻道也無子則潔身殉夫婦節也乃沐浴更衣闔戶自  
縊閱日而釜乃卒又蔡烈婦松陽葉三妻三負薪爲業  
蔡小心敬事三久病織絰供藥餌病篤執婦手訣曰及  
我生而嫁無受三年苦婦梳洗更衣袖刀前曰我先嫁  
矣勿頸死三驚歎尋死又鄭氏安陸趙鈺妻性剛烈閨

房中言動不涉非禮某寡婦更適人饋以茶餅鄭怒命  
傾之夫戲曰若勿罵幸夫不死耳鄭正色曰君勿憂我  
豈爲此者後鈺疾將死迴視鄭瞪目不瞑鄭曰君得毋  
疑我乎卽自縊於牀楣鈺少甦回盼出泪而絕

王烈婦上元人夫嗜酒廢業僦居破屋一間以竹蓬隔  
內外婦日塞戶坐門扉績麻自給夫與博徒李游李悅  
婦姿謀亂之夫被酒以狂言餽婦婦奔母家避之夫退  
之歸夜持酒脯與李俱至引婦坐婦駭走且罵夫以威  
挾之婦堅拒大被撈笞婦度不免夜攜幼女坐河干慟  
哭投河死是夜大風雨屍不漂没及曙女尚熟睡草間

又許烈婦松江人許初女夫飲博不治生諸博徒聚謀  
曰若婦少艾曷不共我輩懽曰可得錢治酒夫卽以意  
喻婦婦叱之屢加箠撻不從一日諸惡少以酒肴進婦  
走避鄰嫗家泣顧懷中女曰而父不才吾安能覩顏自  
存俟汝之成也少間聞闔戶聲嫗覘之則拔刀刎頸仆  
地矣父挈醫來視取熱雞皮封之復抓去明日氣絕年  
二十五

吳氏永豐人名姑姑年十八適甯集略未一年夫卒六  
日不食所親百方解譬始食粥朝暮一溢米服除母憐  
其少欲令改適往視之同寢食三年竟不敢出一語歸



謂諸婦曰此女鐵石心不可動也

慈谿沈氏六節婦章氏祚妻周氏希魯妻馮氏信魁妻柴氏惟瑞妻孟氏弘量妻孫氏琳妻所居名沈思橋近海族衆二千人多驍黠善鬪嘉靖中倭賊入犯屢殲其魁奪還虜掠賊深讐之一日賊大至沈氏豪誓於衆曰無出婦女無輦貨財共以死守違者誅章亦集族中婦女誓曰男子死鬪婦人死義無爲賊辱衆竦息聽命賊圍合羣婦聚一樓以待旣而賊入章先出投於河周與馮從之柴方爲夫礪刃卽以刃斫賊旋自刃孟與孫爲賊所得奪賊刃自刺死時宗婦死者三十餘人而此六

人尤烈

黃氏沙縣王珣妻嘉靖中倭亂流劫其鄉鄉之比鄰皆操舟爲業賊至衆婦登舟匿艙中黃兀坐其外衆婦呼之曰不虞賊見乎黃曰篷窗安坐恐賊至不得脫我居外便投水耳賊至黃躍入水中死時同縣羅舉妻張氏從夫避亂巖穴間賊至張與妾及妾子俱爲所獲賊見張美欲犯之不從至中途張解髮自縊賊斷之張又解行纏賊又覺之徒跣驅至營賊魁欲留之張厲聲曰速賜一死賊曰不畏死吾殺汝妾張引頸曰請代妾留撫孩嬰賊曰吾殺孩嬰張引頸曰請代孩嬰存夫嗣賊令

牽出殺之張先行了無懼色賊方猶豫張罵不絕口遂遇害投屍於河數日屍浮如生

張氏政和游銓妻倭寇將至婦數語其女曰婦道惟節是尚值變之窮有溺與刃耳汝謹識之銓聞以爲不祥婦曰使婦與女能如此祥孰大焉未幾賊陷政和張度不脫連呼女曰省前誨乎女頷之卽赴井張含笑隨之竝死又葉氏松溪江華妻陳氏葉弟惠勝妻偕里人避倭長潭值歲除里姬覓刀爲幼男薙髮弗得葉出諸懷中衆問故曰以備急耳及倭圍長潭執二婦共繫一繩葉謂陳曰我二人被繫縱生還亦被惡名死爲愈陳唯

唯葉探刀於懷則已失各抱幼女跳潭中死同時林壽妻范氏亦與眾婦匿山塢倭搜得眾婦偕至水南范獨與抗或謂姑順之家且來贖荅曰身可贖辱可贖哉我則寧死賊聞言殺其幼女恐之不爲動曰併及汝矣厲聲曰固我願也賊殺之

劉氏二女興化人嘉靖四十一年與里中婦同爲倭所掠繫路傍神祠中倭飲酣遍視繫中先取其姊姊厲聲曰我名家女也肯污賊乎倭笑慰之曰若從我當詢父母歸汝女曰父母未可知此時尚論歸耶倭尚撫背作款曲狀女怒大罵時黃昏倭方縱火女卽赴火死已復

侵其妹妹又大罵倭露刃脅之不爲動曰欲殺卽殺倭欲強犯之女給曰吾固願從俟姊骨燼乃可否則不忍也倭喜負薪益火火熾女又赴火死時同死者四十七人二女爲最

孫烈女五河人性貞靜不苟嬉笑母朱卒繼母李攜前夫子鄭州兒來州兒恃母欲私女嘗以手挑之忿批其頰一日女方治麪州兒從後攫之女揪髮覓刃州兒齧其臂得脫女奔訴於姊觸地慟哭曰母不幸父又他出賊子敢辱我必刃之而後死姊曲撫慰乃以臂痕示李使戒戢之州兒不悛給李曰兒採薪臂力不勝置遺束

於路李往取之歸則戶扃甚嚴從母舒氏亦趨至曰初聞如小犢悲鳴繼又響震如雷必有異并力啟之州兒死闔下項幾斷女亦倚壁死蓋州兒誑母出調女女陽諾而使之閉門既躡其後殺之也又蔡烈女上元人少孤與祖母居一日祖母出有逐僕爲僧者來乞食挑之不從挾以刃女徒手搏之受傷十餘處罵不絕宛轉死竈下賊遁去官行驗忽來首伏官怪問故賊曰女拘我至此遂抵罪

陳諫妻李氏番禺人諫嘉靖十一年進士爲太平推官兩月卒其弟扶櫬歸李曰吾少嫠也豈可與叔萬里同

歸哉遂不食死

胡氏會稽人字同里沈裘將嫁而裘邁父鍊難二兄衮  
褒杖死塞上裘與兄襄竝逮繫宣府獄總督楊順逢嚴  
嵩意必欲置二子死撈掠數百令夜分具二子病狀會  
順爲給事中吳時來所劾就檻車去襄等乃得釋自是  
病嘔血扶父喪歸比服闋始婚胡年已二十七踰六月  
裘卒胡哀哭不絕聲盡出奩具治喪事有他諷者斷髮  
髡面絕之終日一室中卽同產非時不見晚染疾家人  
將迎醫告其父曰寡婦之手豈可令他人視不藥而卒  
年五十一以襄子嗣

戴氏莆田人名清歸蔡本澄年甫十四居二年本澄以世籍戍遼東買妾代婦行戴父與約曰遼左天末五年不歸吾女當改嫁矣至期父語清如約泣不從獨居十有五年本澄歸生一子未晬父子相繼亡清哀毀幾絕父潛受吳氏聘清聞之曰人呼女蔡本澄婦耳何又云吳耶卽往父家使絕婚吳訟之官令守節表曰寡婦清之門時莆又有歐茂仁妻胡氏守節嚴苦內外重之郡有獄久不斷人曰太守可問胡寡婦守乃過婦問之一言而決

胡氏鄞許元忱妻元忱爲徐祝師養子習巫祝事胡鄙



之勸夫改業且勸歸許宗未果而元忱疫死氏殯之許氏廬苦卧柩傍夜擁一刀卧里某求氏爲偶氏毀面截鬢髮斷左手三指流血淋漓某驚遁族婦尊行抱持之大慟因立應後者令子之氏服喪三年不浣不櫛畢葬乃爲子娶婦夫有弟少流移於外復爲返之許氏賴以復起

李氏邵陽安尚起妻尚起商河南病亡氏聞訃盡變產完夫債且置棺以待夫櫬歸跪告族黨曰煩舉二棺入地閉戶將自縊鄰婦欲生之排闥曰爾尚有所逋何遽死氏啟門應曰然吾資已盡奈何請復待一日乃紉履

一雙往界之曰得此足償矣歸家遂縊死

吳節婦無爲周凝貞妻凝貞卒婦年二十四毀容誓死不更適傭女工以奉孀姑姑老卧病齒毀弗能食婦絕其兒乳以乳姑姑冬月卧擁姑背以煖之宛轉牀席者三年姑卒哀毀骨立年七十五終又楊氏清苑劉壽昌妻年十九夫卒誓死殉念姑病無依乃不死母家來迎以姑老不忍去側竟不歸寧閱三十年姑卒葬畢哀號夫墓曰妾今得相從地下矣遂絕粒家人問遺言曰姑服在身殮以布素遂瞑

徐亞長東莞徐添男女添男爲徐姓僕生亞長四歲而

死母以亞長還其主去而別適比長貞靜寡言笑居羣婢中凜然有難犯之色家童進旺欲私之不可亞長奉主命薙草豆田中進旺跡而迫之力拒獲免因哭曰聞郎君讀書有寡婦手爲人所引斧斷其手况我尚女也何以生爲遂投江死

蔣烈婦丹陽姜士進妻幼穎悟喜讀書弟文止方就外傳夜歸輒以餅餌啖之令誦日所授書悉能記憶久之遂能文歸士進數年士進病瘵死婦屑金和酒飲之并飲鹽鹵其父數偵知奔救免不食者十二日父啟其齒飲之藥復不死禮部尚書竇士進從父也知婦嗜讀書

多置古圖史於其寢所令續劉向列女傳婦許諾家人備之益謹一日婦命於總帳前掘坎埋大缸貯水笑謂家人吾將種白蓮於此此花出泥淖無所染令亡者知予心耳於是日纂輯不懈書將成防者稍不戒則濡首缸中死矣爲文脫稿卽毀所存烈女傳及哭夫文四篇夢夫賦一篇皆文止竊而得之者御史聞於朝榜其門曰文章貞節初其兄見女能文以李易安朱淑真比之輒嘖蹙曰易安更嫁而淑真不嫌其夫雖能文大節虧矣其幼時志操已如此

楊玉英建寧人涉獵書史善吟咏年十八許字官時中

時中有非意之獄父母改受他聘玉英聞之囑其婢曰  
吾篋有佩囊布鞵諸物異日以遺官官人婢弗悟諾之  
於是竊入寢室自經死目不瞑時中間計具禮往祭以  
手掩之遂瞑婢出所遺物付父母啟之得詩云崑山一  
片玉旣售與卞和和足苦被刖玉堅不可磨若再付他  
人其如平生何又張蟬雲蒲城人許字俞檜萬曆中檜  
被誣繫獄女聞可賄脫謀諸母欲貨妝奩助之母不可  
曰汝未嫁何爲若此女方食卽以盃擲地恚不語入暮  
自縊死

陳襄妻倪氏襄爲鄞諸生早卒婦年三十無子家貧力

女紅養姑有慕其姿者遣媒白姑婦煎沸湯自漬其面左目爆出又以烟煤塗傷處遂成瘖惡狀媒過之驚走不敢復以聘告歷二十年姑壽七十餘卒婦哀慟不食死

彭氏安邱人幼字王枚臯未嫁枚臯卒誓不再適濰縣丁道平密囑其父欲娶之彭察知六日不食道平悔而止心敬女節烈後聞其疾革不起贈以棺彭語父曰可束葦埋我亟還丁氏棺地下欲見王枚臯也遂死又劉氏潁州劉梅女許聘李之本之本歿女泣血不食語父曰兒爲李郎服三年需弟稍長然後殉寄語翁且勿爲

郎置榔遂盡去鉛華教弟讀書親正句讀越一年梅潛許田家女聞中夜開篋取李幣挑燈製衣衣之縊死知府謝詔臨其喪鄰里弔者如市田家亦具奠賻舉酒方酌柩前承灌瓦盆劃然而碎起高丈餘遶檐如蝶墜觀者震色

劉氏二孝女汝陽人父玉生七女家貧力田嘗至隴上歎曰生女不生男使我扶犁不輟其第四第六女聞之惻然誓不嫁著短衣代父耕作及父母相繼卒無力營葬二女卽屋爲邱不離親側隆慶四年督學副使楊俊民知府史桂芳詣其舍請見二女年皆逾六十矣

黃氏江寧陳伯妻年十八歸伯父死母欲改節氏苦諫  
不從一日母來省女閉門不與相見母慙去後伯疾篤  
黃誓不獨生一日姑扶伯起坐黃熟視曰嗟乎病至此  
吾無望矣走竈下碎食器刺喉不殊以厨刀自刎死年

二十一

邵氏丹陽大俠邵方家婢也方子儀令婢視之故相徐  
階高拱竝家居方以策干階階不用卽走謁拱爲營復  
相名傾中外萬曆初拱罷張居正屬巡撫張佳允捕殺  
方并逮儀儀甫三歲捕者以日暮未發閉方所居宅守  
之方女夫武進沈應奎義烈士負氣有力時爲諸生念



儀死邵氏絕將往救之而府推官與應奎善固邀飲夜分乃罷武進距方居五十里應奎踰城出夜半抵方家踰牆入婢方坐燈下抱儀泣曰安得沈郎來屬以此子應奎倉卒前婢立以儀授之頓首曰邵氏之祀在君矣此子生婢死無憾應奎匿儀去晨謁推官旦日捕者失儀繫婢毒掠終無言或言於守曰必應奎匿之奎所善推官在坐大笑曰寃哉應奎夜飲於余晨又謁余也會有爲方解者事乃寢婢撫其子以老

楊貞婦潼關衛人字郭恒萬曆初客遊湖南久不歸父議納他聘女不可斷髮自守家有巖壁穴牆居之垂橐

以通飲食如是者二十六年恆歸乃成禮又有倪氏歸安人許聘陳敏敏從征傳爲已死踰五十載始歸倪守志不嫁至是成婚年六十一矣

楊氏寧國饒鼎妻鼎以單衣溺死湖中楊招魂葬之課二子成立冬不衣袷萬曆初年八十竟單衣入宅旁池中端坐死

丁氏五河王序禮妻序禮弟序爵客外爲賊所殺其妻郭氏懷孕未卽殉及生子越月投繯死時丁氏適生女泣謂序禮曰叔不幸客死孀復殉棄孤不養責在君與妾也妾初舉女後尙有期孤亡則斬叔之嗣且負孀矣

遂棄女乳姪未幾序禮亦死竟無子女氏年方少撫姪長絕無怨悔

尤氏崑山貢生鏞女嫁諸生趙一鳳早死將殉之顧二子方襁褓爲彊食二子復殤慟曰可以從夫矣痛夫未葬卽營窀穸惡少年艷其色訾其目曰彼盼美而流烏能久也婦聞之夜取石灰手按目血出立枯寘棺自隨夫葬畢卽自縊或解之乃觸石裂額趨卧棺中死

李氏王寵麟繼妻寵麟仕知府卒氏年二十餘哭泣不食經四十日疾革知族人利其資必以惡語傾前妻子預戒家人置已棺中勿封殮衆果蝟集譟孤殺母氏從

棺中言已知汝輩計必出此也衆大慙而去然後瞑  
孫氏甌寧人幼解經史字吳廷桂廷桂死孫欲奔喪家  
人止不得父爲命輿曰奔喪而輿可乎入夜徒步往挾  
納采雙金雀以見舅姑拜畢奠柩側遂不離次期必死  
吳家故貧所治棺取具而已好事者助以美檀孫視之  
曰木以美逾吾夫非禮矣卻之以槥櫨來乃許屆期縊  
死書衣帶中云男母附尸女母啟衣

方孝女莆田人父瀾官儀制郎中卒京師女年十四無  
他兄弟與叔父扶觀歸渡揚子江中流舟覆觀浮女時  
居別舟皇遽呼救風濤洶怒人莫敢前女仰天大哭遂

赴水死經三日屍浮傍父櫬同泊南岸又有解孝女寧陵人年十四同母浣衣母誤溺水女四顧無人號泣投水俄兄紹武至泅而得之母女皆死女手挽母甚堅兄救母久之復甦女手仍不解兄哭撫之曰母已生妹可慰矣乃解

李氏東鄉何璇妻璇客死李有殊色父迫之嫁遂以簪入耳中手自拳之至沒復拔出血濺如注姑覺呼家人救則已死矣

項貞女秀水人國子生道亨女字吳江周應祁精女工解琴瑟通列女傳事祖母及母極孝年十九間周病瘵

卽持齋燃香燈禮佛默有所祝侍女輩竊聽微聞以身代語一日謂乳媪曰未嫁而夫亡當柰何曰未成婦改字無害女正容曰昔賢以一劍許人猶不忍負况身乎及訃聞父母秘其事然傳吳江人來女已喻祖母屬其母入視女留母坐色甚溫母釋然去夜伺諸婢熟睡獨起以素絲約髮衣內外悉易以縞而紉其下裳檢衣物當勞諸婢者名標之列諸牀上大書於几日上告父母兒不得奉一日驩今爲周郎死矣遂自縊兩家父母從其志竟合葬焉

李氏壽昌人年十三受翁應兆聘應兆暴卒女盡取備

嫁衣飾焚之以身赴火爲父母救止乃赴翁家哀告舅姑乞立嗣復乞一小樓設夫位坐卧於旁奠食相對非姑不接面舅亡家落忍饑紡績以養姑未幾姑亦亡鄰火大起夜半達旦延百餘家鄰婦趨上樓勸之避婦曰此正我授命時也抱夫木主待焚須臾四面皆燼小樓獨存

玉亭縣君伊府宗室典柄女年二十四適楊仞不兩月仞卒號慟不食或勸以舅姑年老且有遺孕乃忍死襄事及生男家日落萬曆二十一年河南大饑宗祿久缺紡績三日不得一飧母子相持慟哭夜分夢神語曰汝

節行上聞於天當有以相助晨興母子述所夢皆符頗怪之其子曰取屋後土作坯易粟其日掘土得錢數百自是每掘輒得錢一日舍傍地陷得石炭一窖取以供爨延兩月餘官俸亦至人以爲苦節所感

馬節婦年十六歸平湖諸生劉濂十七而寡翁家甚貧利其再適必欲奪其志不與飲食百計挫之志益厲嘗閉門自經或救之則繫絕而墜於地死矣急解之漸蘇翁又陰納沈氏聘其姑誘與俱出令女奴抱持納沈舟婦投河不得疾呼天救我須臾風雨晝晦疾雷擊舟欲覆者數四沈懼乃旋舟還之事聞於縣縣令婦別居時



父兄盡歿無可歸假寓一學舍官贍之以老

王氏東莞葉其瑞妻其瑞貧操舟往來鄰境一月一歸婦紡績易食萬曆二十四年嶺南大饑民多鬻妻子其瑞將鬻婦博羅民家券成載其人俱來入門見氏羸甚問之不餽粥數日矣其瑞泣語之故且示之金婦笑而許之及舟發寶潭躍入潭中死兩岸觀者如堵皆謂水迅屍流無所底其瑞至從上流哭數聲屍忽湧出去所投處已逆流數十步矣

劉氏博平吳進學妻楊氏進性妻進學疫死旣葬劉夜匍匐縊於墓所未幾進性亦疫死楊一慟幾絕姑議嫁

之楊曰我何以不如妯遂縊死

譚氏南海方存業妻生子三月夫亡悲號欲殉母及姑  
交止之且諷改適氏垂涕曰吾久不樂生特念姑與兒  
耳哽咽流涕不止二人不敢復言及子七歲遣就塾師  
先令拜姑微示付託意竊自喜曰吾今可以遂志矣一  
日媒氏至復勸改適氏愈憤中夜縊死又張氏臨清林  
與岐妻夫亡欲自縊舅姑慰之曰爾死如遺孤何氏以  
衣物倩乳媪育其子三月知子安乳媪遂不食死

李烈婦餘姚吳江妻年二十夫與舅俱卒家酷貧婦紡  
績養姑已恒凍餒有黃某者謀娶之賄夫族某使餌其

姑未卽從某乃陰與黃及父家約詭稱其母暴病肩輿來迎婦倉卒升輿旣及門非父家也姑亦尋至布几席速使成禮婦佯曰所以不欲嫁者爲姑老無依耳姑旣許復何言然妾自夫歿未嘗解帶今願一洗沐又問聘財幾何姑以數對曰亟懷之去姑在我卽從人殊赧顏也衆喜促姑行爲具湯湯至久不出闔戶視之則縊死矣其後崇禎十五年餘姚又有黃烈婦者金一龍妻夫早歿黃截指自誓立從子爲嗣與姑相依熊氏子欲娶之母黨利其財給令還家間道送於熊黃知勢不可挽願搜括所有以償聘金不聽相持至夜深引刀自刎未

殞其姑聞之急趨視黃曰婦所以未卽死者欲姑一面耳今復何求遂剗喉以絕郡邑聞之斃熊氏子獄中

須烈婦吳縣人夫李死市兒悅其色爭欲娶之婦泣曰吾方送一夫旋迎一夫且利吾夫之死而妻我不猶殺我夫耶市兒乃糾黨聚謀將掠之婦驚奔母母懼不敢留返於姑姑懼如母投姊姊益不敢留婦泣而歸鄰人勸之曰若卽死誰旌若節者何自苦若此婦度終不免自經死

陳節婦安陸人適李姓早寡孑然一身歸父家守志坐卧小樓足不下樓者三十年臨終謂其婢曰吾死慎勿

以男子昇我家人忽其言令男子登樓舉之氣絕踰時  
矣起坐曰始我何言而令若輩至此家人驚怖而下目  
乃瞋馬氏山陰劉晉嘯妻萬曆中晉嘯客死馬年二十  
許家無立錐伯氏有樓遂與母寄居其上以十指給養  
不下梯者數十年常用瓦盆貯新土以足附之鄰婦問  
故曰吾以服土氣耳年六十五卒

謝烈婦名玉華番禺曹世典妻世典爲馮氏塾師甫成  
婚卽負笈往亡何病歸不能起婦誓不改適曹族之老  
嘉之議分祭田以贍或謂婦年方盛當俟襄事畢令歸  
寧婦佯諾及期駕輿欲行別諸奴多作訣語徐入室閉

戶以刀自斷其頸家人亟穴板入血流滿衣尚未絕見  
諸人入亟以左手從斷處探喉出之右手引刀一割乃  
瞑

張氏桐城李棟妻棟死無子張自經於牀母救之奮身  
起引斧斫左臂者三家人奪斧抑而坐之蓐間張贖悶  
不語家人稍退張遽拚身出戶投於水水方冰以首觸  
穴入遂死邑又有烈婦王氏高文學妻文學死父道美  
來弔謂王曰無過哀事有三等在汝自爲之王輟泣問  
之父曰其一從夫地下爲烈次則冰霜以事翁姑爲節  
三則恒人事也王卽鍵戶絕粒不食越七日而死又有

戚家婦者寶應人甫合卺而夫暴歿婦哭之哀投門外  
汪中死後人名其死所爲戚家汪云

金氏通渭劉大俊妻年十九夫病風痺金扶浴溫泉暴  
風雨山水陡發夫不能動令金急走金號泣堅持不肯  
舍竝溺死屍流數十里而出手猶挽夫不釋云又應山  
諸生王芳妻楊氏芳醉墜塘中氏赴水救之夫入水益  
深氏追深處偕死

王氏山陰沈伯燮妻議婚數年伯燮病厲手攣髮禿父  
母有他意女問沈郎病始何日父曰初許時固佳兒今  
乃病女曰旣許而病命也違命不祥竟歸之伯燮病且

憊王奉事無少怠居八年卒嗣其從子更出簪珥佐舅  
買妾更得子踰年舅姑相繼亡王獨撫二幼孤鬻手食  
之竝成立

李孝婦臨武人名中姑適江西桂廷鳳姑鄧患痰疾將  
不起婦涕泣憂悼聞有言乳肉可療者心識之一日煮  
藥熬香禱竈神自割一乳昏仆於地氣已絕廷鳳呼藥  
不至出視見血流滿地大驚呼救傾駭城市邑長佐皆  
詣其廬命亟治俄有僧踵門曰以室中蘄艾傅之卽愈  
如其言果甦比求僧不復見矣乃取乳和藥奉姑姑竟  
獲全又洪氏懷寧章崇雅妻崇雅早卒洪守志十年姑



許疾不能起洪剗乳肉爲羹而飲之獲愈餘肉投池中  
不令人知數日後羣鴨自水中銜出鳴噪迴翔小童獲  
以告姑姑起視之乳血猶淋漓也其夫兄崇古亦早亡  
奴朱氏誓死靡他妯娌相守五十年云倪氏興化陸鰲  
妻性純孝舅早世憫姑老朝夕侍寢處與夫睽異者十  
五年姑鼻患疽垂斃躬爲吮治不愈乃夜焚香告天割  
左臂肉以進姑啖之愈遠近稱孝婦

劉氏張能信妻太僕卿憲寵女工部尙書九德婦也性  
至孝姑病十年侍湯藥不離側及病劇舉刀割臂侍婢  
驚持之舅聞囑醫言病不宜近腥膩力止之踰日竟割

肉煮糜以進則姑已不能食乃大悔恨曰醫給我使姑未鑒我心復剖肉寸許慟哭奠賁前將闔棺取所奠置棺中曰婦不獲復事我姑以此肉伴姑側猶身事姑也鄉人莫不稱其孝



明史卷三百三

列傳第一百九十一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女三

徐貞女

劉氏

余氏

虞鳳娘

林貞女

王貞女

倪美玉

劉烈女

上海某氏

谷氏

白氏

高烈婦

于氏

臺氏

胡氏

王氏

劉孝女

崔氏

高陵李氏

烈婦柴氏

周氏

王氏

荆媧

宋氏

李氏陳氏

蘄水李氏

婢阿來

萬氏

王氏五烈婦  
明倫堂女

陳氏

雞澤二李氏

姜氏

六安女

石氏女

謝氏

莊氏

馮氏

唐烈妻陳氏

劉氏

唐氏

顏氏

盧氏

于氏

蕭氏

楊氏

仲氏女

何氏

趙氏

倪氏

王氏

韓氏

邵氏

李氏

江氏

楊氏

張氏

石氏

王氏等

郭氏

姚氏

朱氏

徐氏女

定州李氏

胡敬妻姚氏

熊氏

邱氏

乾氏  
黃氏

洗馬馭婦

向氏

雷氏

商州邵氏

呂氏

曲周邵氏

王氏

吳之瑞妻張氏

韓鼎允妻劉氏

江都程氏六烈

江都張氏

蘭氏等

張秉純妻劉氏

陶氏

田氏

和州王氏

方氏

陸氏

子道弘妻

于氏

項淑美

王氏

甬上四烈婦

夏氏

徐貞女宣城人少字施之濟年十五里豪湯一秦艷之倚從子祭酒賓尹強委禽焉女父子仁不受夜趣施昇女歸一秦恚甚脅有司攝施婦欲庭奪以歸先使人掙之濟父子及媒妁數人毆之府門有司莫能制徐氏被攝候理次城東旅舍思不免夜伺人靜投池中死衣上下縫紉不見寸體觀者皆泣下共昇古廟盛夏鬱蒸蠅不敢近郡守張德明臨視立祠城東祀之

劉氏京師人有松江人戍邊者詐稱無妻娶劉旣而遇赦歸給劉曰吾暫歸省久之不復至劉抵松訪之夫拒



不納劉哭曰良人棄我我將安歸乃翦髮爲尼行乞市  
上人多憐而周之劉置一棺夜臥棺中數十年鄰火起  
劉入棺呼曰乞與闔棺以畢吾事遂焚死

余氏黃岡宋蒙妾蒙妻劉舉子女各一人余無所出及  
蒙卒劉他適妾辛勤育之日事紡績非丙夜不休壺政  
嚴肅親屬莫敢窺其門踰二十年忽謂子女曰吾命將  
盡不能終視若輩惟望若輩爲上流人爾越數日無疾  
而逝

虞鳳娘義烏人其姊嫁徐明輝而卒明輝聞鳳娘賢懇  
其父欲聘爲繼室女知泣謂父母曰兄弟未嘗同妻卽

姊妹可知父執不聽女絕口不言自經死

林貞女侯官人父舜道官參政女幼許長樂副都御史  
陳省子長源旣納幣長源卒女蓬首削脂澤稱疾臥牀  
哭無聲而神傷或謂未成婦何自苦答曰予名氏歲月  
飾而積之以歸陳忍自昧哉固請於父欲赴陳喪父爲  
達其意陳父答曰以凶歸所不忍以好歸疇與主之姑  
俟喪除女大悲咤曰是欲緩之覬奪吾志也遂不食積  
七日嘔血死

王貞女崑山人太僕卿宇之孫諸生述之女字侍郎顧  
章志孫同吉未幾同吉卒女卽去飾白衣至父母前不

言亦不泣若促駕行者父母有難色使嫗告其舅姑舅姑掃庭內待之女既至拜柩而不哭斂容見舅姑有終焉之意姑含淚曰兒不幸早亡柰何累新婦女聞姑稱新婦泪簌簌下遂留執婦道不去早晚跪奠柩前視姑眠食外輒自屏一室雖至戚遣女奴候視皆謝絕曰吾義不見門以外人後姑病女服勤晝夜不懈及病劇女入候牀前出視藥竈往來再三若有所爲羣婢窺之而莫得其迹姑既進藥則睡覺而病立間呼女曰向飲我者何藥乃速愈如是欲執其手勞之女縮手有難進之狀姑怪起視已斷一指煮藥中矣姑歎曰吾以天奪吾

子常憂老無所倚今婦不惜支體以療吾疾豈不勝有子耶流涕久之人皆稱貞孝女云

倪美玉年十八歸董緒緒居喪過毀得疾謂妻曰吾無兄弟又無子吾死父母祀絕矣當以吾屋爲小宗祠置祀田數畝小宗人遞主之春秋享祀吾父母獲與焉吾無憾矣汝必以此意告我叔父而行之緒卒倪立從子爲後治喪畢攜其女及田二十畝囑其姒曰以此累姆及夫叔父自外郡至泣拜致夫命叔父如其言事竣婦出拜謝卽入室臥不食居數日沐浴整衣曰亡夫召我矣舉手別父母親屬而逝年二十二

劉烈女錢塘人少字吳嘉諫鄰富兒張阿官屢窺之一夕緣梯入女呼父母共執之將訟官張之從子倡言劉女誨淫縛人取財人多信之女呼告父曰賊污我名不可活矣我當訴帝求直耳卽自縊盛暑待驗暴日下無屍氣嘉諫初惑人言不哭徐察之知其誣也伏屍大慟女目忽開流血淚數行若對泣者張延訟師丁二執前說女傳魂於二曰若以筆污我我先殺汝二立死時江濤震吼岸土裂崩數十丈人以爲女寃所致有司遂杖殺阿官及從子

上海某氏旣嫁夫患瘋癩舅姑謀奪以妻少子婦覺密

告其夫夫泣遣之歸寧婦潛製殮具夫既死舅姑不以告不闔棺露置水濱以俗忌惡疾也婦聞孟飯淪雞偕幼妹至棺所抱屍浴之斂以衣衾闔棺設祭祭畢與妹訣以巾幕面投水死

谷氏餘姚史茂妻父以茂有文學贅之於家數日鄰人宋思徵責於父見氏美遂指通錢爲聘物訟之官知縣馬從龍察其誣杖遣之及谷下階茂將扶以行谷故未嘗出閨閣見隸人林立而夫以身近已慚發頰推茂遠之從龍望見以谷意不屬茂也立改判歸思思卽率衆擁輿中而去谷母隨之至思舍谷呼號求速死斷髮屬

母遺茂思族婦十餘人環相勸慰不可解乘間縊死從  
龍聞之大驚捕思思亡去茂感妻義終身不娶

白氏清澗惠道昌妻年十八夫亡懷娠六月欲以死殉  
衆諭之曰胡不少待舉子以延夫嗣氏泣曰非不念良  
人無後但心痛不能須臾緩耳七日不食而死

高烈婦博平諸生賈垓妻垓卒氏自計曰死節易守節  
難况當兵亂之際吾寧爲其易者執姑手泣曰婦不能  
奉事舅姑反遺孤孫爲累然婦殉夫爲得正勿過痛也  
遂縊

于氏潁州鄧任妻任病家貧藥餌不給氏罄嫁筭救之

閱六月病革氏聘簪二縮一於夫髮自縮其一撫任頸  
哽咽曰妾必不負君納指任口中令齧爲信任歿三日  
縊死州又有臺氏諸生張雲鵬妻夫病氏單衣蔬食禱  
天願代割臂爲糜以進夫病危許以身殉訂期三日夫  
付紅幌爲訣氏號泣受之越三日結所授幌就縊侍婢  
救不死恨曰何物奴敗我事令我負三日約自是水漿  
不入口舉聲一號熱血迸流至七日頓足曰遲矣郎得  
毋疑我母偶出櫛沐扃戶縊死

胡氏諸城人遂平知縣麗明孫女也年十七歸諸生李  
敬中生一女而夫卒初哭踊甚哀比三日不哭盥櫛拜



舅姑堂下家人怪之從容答曰婦不幸失所天無子將從死者地下不得復事舅姑幸強飯自愛他日叔有子爲亡人立嗣歲時奠麥飯足矣姑及其母泣止之不可乃焚香告柩前顧家人曰洗舍汝等親之不可近男子遂入戶自經母與姑槌門痛哭疾呼終不顧而死

王氏淄川成象妻夫死痛哭三日唇焦齒黑父不忍予之水謝勿飲又三日氣息漸微強起語父曰翁姑未葬夫亦露殯柰何父許任其事氏就枕叩頭而瞑年十七劉孝女京師人父蘭卒矢志不嫁以養其母崇禎元年年四十六矣母病歿女遂絕粒殉之

崔氏香河王錫田妻崇禎二年城破氏與衆訣曰我義不受辱涕泣乳其女將自縊家人力持不得遂兵及門衆俱奔氏倉皇縊於戶後恐賊見其貌或解之也

高陵李氏鎮撫劉光燦妻夫歿勵志苦守崇禎四年賊陷高陵年七十九其家掖之走曰未亡人棄先夫室何往語未已賊露刃入卽取刀自刺流血淋漓賊壯其烈與飲食怒不受以盃擊賊罵曰吾忍死四十九年今啜賊食耶遂遇害

烈婦柴氏夏縣孫貞妻崇禎四年夫婦避賊山中賊搜山見氏悅之執其手氏以口齧肉棄之曰賊污吾手繼

拔其肱又以口齧肉棄之曰賊污吾肱賊捨之去氏罵不絕聲還殺之

周氏新城王永命妻登州都督遇吉兒女也幼通孝經列女傳崇禎五年叛將耿仲明李九成等據登州反縱兵淫掠一小校將辱之氏給之去卽投繯死明日賊至怒其誑已支解之事平永命偵賊所在擊斬之以其首祭墓時蓬萊浦延禧妻王氏年二十守節撫孤九成叛城陷叔允章至其家問所向答曰兒豈向患難中求活時有麻索在牀頭叔以手振之曰欲決計於此乎氏首肯從容就縊

荆媧陝西淳化人姓高氏兄起鳳邑諸生崇禎五年流賊掠繼母秦氏及荆媧去起鳳馳赴賊營請贖賊索二馬起鳳傾貲得一馬予之賊止還其母起鳳與妹訣曰我去汝卽死賊令勸妹從己且欲留爲書記起鳳大罵不從被殺百計脅荆媧大罵求死賊悅其色割髮裂衣以恐之媧益罵不已賊乃殺之年甫十六巡按吳姓上其事兄妹皆旌

陳丹餘妻宋氏丹餘爲鄖陽諸生崇禎六年賊至被掠并執其女迫令入空室前有古槐母女抱樹立罵曰吾母子死白日下豈受污暗室中大罵不行賊斷其手益

大罵俱被害

黃日芳妾李氏陳氏日芳知霍邱縣崇禎八年齎計簿入郡流賊突至圍城二人相謂曰主君未還城必不守我兩人獨有一死耳密縫內外衣甚固城陷南望再拜攜赴藏天澗死越三日日芳至號哭澗側兩屍應聲浮出顏色如生手尚相援

蘄水李氏諸生何之旦妻流賊至蘄執而逼之去不從則衆挾之李罵益厲齧賊求死賊怒刺之創徧體未嘗有懼色賊斷其頸死從婢阿來抱李幼女守哭賊奪女將殺之不與伏地以身庇之刺數十創婢女俱死

萬氏和州儒士姚守中妻泉州知府慶女孫也生六子皆有室崇禎八年流賊陷其城慟哭孀姑前命諸婦曰我等女子也誓必死節諸子環泣急麾之曰汝輩男子當圖存宗祀何泣焉長子承舜泣曰兒讀書惟識忠孝字耳願爲厲鬼殺賊何忍母獨死遂負母投於塘諸婦女孫相隨死者十數人僅存子希舜求其屍共聚塘坳無一相離者流賊陷和州王氏一時五烈婦王用賓妻尹氏用賢妻杜氏用聘妻魯氏用極妻戴氏又王氏良器女劉臺妻也五人同匿城西別墅誓偕死及賊登陴呼聲震地五人相持泣曰亟死亟死母污賊刃結纒纒

斷適用賢所佩劍挂壁上杜趨拔之爭磨以剄次第死  
州又有女失其姓與諸婦共匿明倫堂後其四人已爲  
賊執用帛牽之獨此女不肯就執多方迫之不得四婦  
勸之泣曰我處女也可同男子去耶以頭搶地賊拳其  
足而曳之女大罵賊怒一手舉足以刀從下劈之體裂  
爲四

陳氏涇陽王生妻有子方晬生疾將死以遺孩屬陳陳  
曰吾當生死以之流賊至陳抱子避樓上賊燒樓陳從  
樓簷跳下不死賊視其色麗挾之馬上陳躍身墜地者  
再最後以索縛之行數里陳力斷所繫索并鞍墜焉賊

知不可奪乃殺之賊退家人收其屍子呱呱懷中兩手猶堅抱如故

雞澤二李氏一同邑田蘊璽妻遇亂蘊璽兄弟被殺李抱女同姒王抱男而逃王足創難行令李速去李曰良人兄弟俱死當存此子以留田氏後遂棄已女抱其子赴城得無恙一嫁曲周郭某遭亂舉家走匿翁姑旋被殺李攜幼男及夫弟方七歲者共逃力罷不能俱全或教之舍叔而抱男李曰翁姑死矣叔豈再得乎子雖難捨然吾夫在外或未死尚可期也竟棄男負叔而走

宋德成妻姜氏臨清人德成知贊皇縣寇入署姜投井



賊出之逼令食罵曰待官兵勦汝醢爲脯吾當食之以  
簪自剔一目示賊曰吾廢人也速殺爲幸賊怒殺之  
六安女失其姓崇禎中流賊入境見其美將犯之以帕  
蒙其頭輒壞之曰毋污我髮被以錦衣又擲之曰毋污  
吾身強擁諸馬上復投地大罵請死賊怒刃之旣而歎  
曰真烈女

石氏女失其邑里隨父守仁寓五河崇禎十年流賊突  
至執欲污之女抱槐樹厲聲罵賊賊使數人牽之不解  
斫其兩手罵如初又斫其足愈罵不絕痛仆地佯死賊  
就褫其衣女以口齧賊指斷其三含血升許噴賊乃瞑

賊擁薪焚之厥後所焚地血痕耿耿遇雨則燥暘則濕  
村人駭異掘去之色亦入土三尺許又當塗舉人吳昌  
祚妻謝氏爲亂卒所掠謝以手抱樹大罵不止卒怒斷  
其附樹之指復拾斷指擲卒面卒磔殺之

周彥敬妻莊氏彥敬棲霞知縣氏讀書知大義亂起鄉  
人悉竄山穴中莊以男女無別有難色彥敬強之曰不  
入且見殺莊曰無禮不如死君疑我難死乎卽引刀自  
裁彥敬感其義終身不復娶

梁疑禧妻馮氏疑禧隨州諸生崇禎十年聞賊警夫婦  
買舟避難行至西河賊追急登岸奔魏家砦夫婦要同

死氏訣凝禧曰同死固甘但君尚無子老母在堂幸速  
逃明早可於此地尋我凝禧遂逃次早果得屍於分手  
處

唐烈妻陳氏烈孝感諸生崇禎十年從夫避難山砦賊  
突至夫與子俱奔散陳獨行山谷間砦人曰非唐氏嫗  
乎事迫矣可急入保陳問夫與子至未曰未也陳泣曰  
我熒熒一婦人靡因而至諸君雖憐而生我我何面目  
安茲土耶夫存亡未知依人以生不貞棄夫之難不義  
失貞與義何以爲人吾其行也卒不入已賊至逼去不  
從大罵死又劉氏懷寧人應天府丞顏素之孫婦也崇

禎末亂兵焚掠江市其舅與夫先在南京劉子身出避倉皇無所之見男婦雜走登舟慨然曰吾儕婦人保姆不在義不出帷敢亂群乎遂投江死

唐氏廣濟潘龍躍妻崇禎十三年避賊靈果山賊至加刃龍躍頸索錢唐跪泣乞以身代夫不許女巽跪泣乞以身代夫不許唐知夫不免投於塘女從之賊愴然釋其夫又顏氏長樂諸生黃應運妻城陷兵至其家欲殺應運生母詹氏顏泣訴願身代及顏方受刃妾曾又奔號曰此我主母無所出願殺我以全其命卒感其義兩釋之

潁州盧氏王瀚妻家貧春織終歲崇禎十四年大饑夫患瘦氏語夫曰君死我當從及夫死時溽暑氏求親戚歛錢以葬曰我當死但酷熱無衣棺恐更爲親戚累遲之秋爽耳聞者哈之及秋盡糶其新穀置粗布衣餘買酒蔬祀夫墓歸至家市黎數十進姑并貽妯娌語人曰我可死矣夜半自縊

于氏汝州張鐸妻崇禎十四年賊破城氏謂兩婢曰吾輩今日必死曷若先出擊賊殺賊而斃不失爲義烈鬼於是執梃而前賊先入者三出不意悉爲所踣羣賊怒攢刺之皆死蕭氏萬安賴南叔妻夫早喪無子遺一女

寇大起築室與女共居盜突至率女持利刃遮門詈曰  
昔寧化曾氏婦立砮殺賊汝謂我刃不利邪犯我必殺  
汝賊怒縱火焚之二人咸燼又楊氏安定舉人張國紘  
妾崇禎十六年賊賀錦攻城急國紘與守者議丁壯登  
陴女子運石楊先倡城中女子從之須臾四城皆徧及  
城陷楊死譙樓旁事定家人獲其屍兩手猶抱石不脫  
仲氏女湖州人隨父賈漢陽崇禎中漢陽陷從羣婦將  
出城賊守門者止之有頃賊大肆淫掠見女美執之女  
髻面披髮大罵賊具馬命二賊挾之上連墜傷額終不  
肯往賊露刃迫之曰身往何如頭往笑曰頭往善遂被

害

鄭抱義妻何氏抱義臨武諸生崇禎末氏爲賊所執乃垢面蓬髮給以病疫賊懼釋之及賊退家人咸喜何泣曰平昔謁拜伯叔猶赭顏汗發今匿身不固以面目對賊牽臂引裾雖免污辱何以爲人竟忿恚不食死

湯祖契妻趙氏祖契睢州諸生氏知書有志節崇禎十五年賊陷太康將抵睢氏語家人曰州爲兵衝未易保也脫變起有死耳及城破屬祖契負其母以逃而已闔戶自經家人解之投井復爲家人所阻怒曰賊至不死非節也死不以時非義也賊至環刃相向牽之出厲聲

訶賊遂遇害

蕭來鳳妻倪氏來鳳商城貢生慷慨有大節賊逼受職  
不屈死倪自經從之又有宋愈亨深澤舉人寇至投井  
死妻王氏曰夫既如此吾敢相負媳韓生男甫六日願  
從死相對縊

邵氏鄒縣張一桂妻同妾李氏遇賊欲迫李行邵罵曰  
亡夫以妾託我豈令受賊辱賊怒殺之李知不免給曰  
我有簪珥埋後園井旁賊隨李發之至則曰主母爲我  
死我豈獨生卽投井賊下井扶之李披髮破面罵不已  
扭其衣欲令併死井底叫聲若雷賊知不可強乃刃之



宗允芳妻江氏魯山人子麟祥進士流賊之亂江與麟祥妻袁氏率孫女孫婦九人登樓俱懸於梁視其已死乃引刀自剄

曹復彬妻楊氏復彬江都諸生城破復彬創仆地楊匿破屋中長女蓓文年十四趣母決計次女蓓紅年十二請更衣死楊止之復彬執不可乃爲三縵次第而縵梁以樟妻張氏大興人以樟知商邱縣崇禎十五年流賊圍商邱急積薪樓下集婢女其上俱令就縵謂子燮曰汝父城守命不可知宗祀惟汝是賴屬乳媪匿民家自縵死家人舉火諸屍俱燼

鄭完我母石氏甘州衛人完我南陽府同知旣之官妻  
王氏奉石家居崇禎十六年賊圍甘州石預戒家人積  
薪室中及城陷攜王及一孫女縱火自焚寇退出屍灰  
燼間姑媳牽挽不釋手女距三尺許覆以甕啓視色如  
生

郭氏長治宋體道妻崇禎十五年任國琦作亂同居諸  
婦皆羅跪呼郭不出獨匿堦垣賊怒詰其不跪瞪目厲  
聲曰我跪亦死不跪亦死已安排不活矣賊加數刃迄  
死罵不絕口

姚氏桐城人湘潭知縣之騏女諸生吳道震妻年十九

夫亡以子德堅在襁褓忍死撫之越二十六年至崇禎末流賊掠桐城兄孫林奉母避潛山氏偕行賊奄至孫林格鬪死德堅負氏逃氏曰事急矣汝書生焉能負我遠行倘賊追及卽俱死汝不能全母顧反絕父祀乎叱之去德堅泣弗忍氏推之墜層厓下須臾賊至叱曰出金可免氏曰我流離遠道安得有金賊令解衣驗之罵曰何物賊奴敢作此語賊怒刃交下死

朱氏無爲人徐畢璋妻年十七歸璋璋有妹名京年十五未字崇禎十五年流賊破城朱方懷孕奔井邊謂京曰吾姪在懷井口狹可推而納之京曰唯納畢卽哭呼

曰父母安在乎吾伴嫂死矣一躍而入

李氏定州人廣平教授元薦女歸同里郝生崇禎十六年州被兵生將奉親避山中留李與二子居其母家生控馬將發李哭拜馬前指庭中井訣曰若有變卽潔身此中以衣袂爲識旁有白線一行者卽我也比城破藏二子他所人井死兵退生出其屍顏色如生

胡敬妻姚氏敬孝感貢生流賊陷孝感姚乘舟避難南湖欹獻不已鄰舟婦解之曰賊入黃從未殺人何畏也姚曰我非畏殺畏其不殺耳聞賊將入湖歎曰賊至而死辱矣遂攜二女僮投水死

熊氏武昌李蓋臣妻大名知縣正南女蓋臣父周華官  
贛州知府蓋臣從父之任留婦於家崇禎十六年武昌  
陷婦匿林藪中爲賊所得奪刀自刎賊去鄰姬救活之  
明年李自成率殘卒南奔婦隻身竄山谷有胡姓者欲  
爲子娶之婦曰吾頸可斷汝不聞前事乎已蓋臣自江  
西歸遇賊被殺婦慟三日自縊死

邱氏孝感劉應景妻崇禎末爲賊所執逼從不可賊曰  
刃汝邱曰得死爲幸賊注油滿甕漬其衣語同類曰此  
婦備彊將蒸之邱哂曰若謂死溺死焚死刃有間乎官  
兵旦夕至若求如我得哉賊怒束於木焚之火熾罵不

絕口同邑乾氏年十七歸高文煥文煥卒無子拔刀自  
裁母及姑救之越三日復甦自是斷葷日不再食崇禎  
十六年聞賊陷德安將及孝感從子高騫將扶避山砦  
氏曰吾老矣豈復出門求活行吾四十年前之志可也  
投後園池中死邑又有黃氏張挺然妻崇禎末賊帥白  
旺陷德安授挺然僞掌旅黃泣止之不聽賊令挺然取  
婦爲質黃攜十歲兒匿青山砦挺然誘以利劫以兵且  
使親戚招之皆不應已而破砦焚已居以窮黃黃匿愈  
深竟不可得挺然寄兒金簪兒以縮髮黃怒拔棄之曰  
何爲以賊物污首久之賊敗挺然走死襄陽黃耕織以

撫其子鄉人義之

蘄水洗馬販某氏爲賊所執不從賊刃其腹一手抱嬰兒一手捧腹使氣不卽盡以待夫夫至付兒放手而斃向氏黃陂人年十八歸王旦士未久賊陷黃陂被執賊持刀迫之氏罵不絕口賊指衆曰若非汝父母卽舅姑兄弟必盡殺而後及汝氏曰我義不辱與家人何與奪刃自刎賊怒立磔之

劉長庚妾雷氏長庚爲同州諸生賊陷潼關將及州長庚拜家廟召妻及二子曰汝年長且有子當逃召雷及所生女曰汝年少當從吾死雷曰妾志也長庚攜酒登

樓謂妾曰汝平日不飲今當共醉妾欣然引滿長庚且飲且歌夜半徧題四壁拔刀示妾曰可以行乎對曰請先之奪刀自刎長庚乃解所繫條縊於梁女方七歲橫刀於壁以頸就之而死

邵氏商州人布政使可立女侍郎雒南薛國用子匡倫妻也流賊將至避之母家商州陷賊驅使執爨罵曰吾大家女嫁大臣子肯爲狗賊作飯耶賊怒斫其足罵益厲斷舌寸磔之

關陳諫妻呂氏陳諫雲夢諸生族有安氏者殉其夫關坤呂每談及輒感慨歛歛曰婦人義當如是崇禎末寇



陷鄰郡呂謂夫曰賊焰方張不如早爲之所取魚網結其體甚固俄寇至俾縫衣呂投剪破賊面罵曰賊敢辱我鍼黹乎手可斷衣不可縫賊怒磔之投於水

邵氏曲周李純盛妻寇至姑姊妹俱避地洞中邵爲寇所得問洞所在給之行寇喜隨之徑往井傍投井死洞中五十餘人俱獲免

王氏宛平劉應龍妻年十六嫁應龍家貧以女紅養舅姑應龍父子相繼亡王事姑撫子閭二十年賊陷都城泣拜其姑曰留長孫奉事祖母婦死已決遂攜幼子投井死

吳之瑞妻張氏之瑞宿松諸生福王時城陷軍士欲污之張恐禍及夫與子給曰此吾家塾師攜其子在此吾醜之若遣去則惟命夫與二子去已遠張乃厲聲唾罵撞石死

韓鼎允妻劉氏鼎允爲懷寧諸生福王時城潰舅姑雙柩殯於堂劉守不去賊欲剖棺劉抱棺號哭賊釋之一女年十三賊欲縱火而數盼其女劉給之曰苟不驚先柩女非所惜也賊喜投炬攜女去劉送女目門外池示之女卽投池死賊怒刃劉劉罵不絕口死

江都程氏六烈程煜節者江都諸生也其祖姑有適林

者其姑有適李者其叔母曰劉氏鄒氏胡氏而煜節之  
妹曰程娥未字城被圍與劉約俱死各以大帶置袖中  
城破女理髮更衣再拜別其母遂縊死劉有女甫一歲  
啼甚慘劉乳之復以糕餌一器置女側乃死鄒與胡亦  
同死適林者投井死適李者遭掠給卒至井旁大罵投  
井死時稱一門六烈

張氏江都史著馨妻年二十六夫亡及城陷撫其子泣  
曰嚮也撫孤爲難今也全節爲大兒其善圖吾不能顧  
矣遂赴水死又蘭氏孫道升繼妻其前妻女曰四蘭所  
生女曰七皆嫁古氏次日存孫女曰巽皆未嫁其弟道

乾道新並先卒道乾妻王氏子天麟妻丁氏道新妻古氏其從弟子啓先妻董氏江都之圍諸婦女各手一刃一繩自隨城破巽先縊死蘭時五十四引繩自縊死王氏丁氏投舍後汪中死古氏亦五十四守節三十年頭盡白投井死有女嫁於吳生女曰睿方八歲適在外家從死於井董氏以帶繫門樞縊死存病足力疾投井死董氏之娣有祖母曰陳氏方寄居與董氏同處亦自縊死四與七同縊於牀死同時有張廷鉉者妻薛氏城破自縊死廷鉉之妹曰五遇卒鞭撻使從已大呼曰殺卽殺何鞭爲遂殺死

張秉純妻劉氏秉純和州諸生家故貧氏操井曰處之  
怡然國亡秉純絕粒死氏一勺水不入口閹十有六日  
肌骨銷鑠命子扶至柩前祭拜痛哭而絕

陶氏當塗孫士毅妻守節十年南都覆爲卒所掠縛其  
手介刃於兩指之間曰從我則完否則裂陶曰義不以  
身辱速盡爲惠兵不忍殺稍創其指血流竟手曰從乎  
曰不從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剗其胸寸磔死陶母奔護  
亦被殺

田氏儀真李鐵匠妻姿甚美高傑步卒掠江上執犯之  
田以死拒挾馬上至城南小橋馬不能渡田給卒牽衣

行覩中流急湍曳二卒赴水並溺死

王氏和州諸生張侶顏妻南都不守劉良佐部卒肆掠氏同母匿朝陽洞卒攻洞急氏以子付母曰賊勢洶洶我少婦卽苟免何面目回夫家此張氏一綫善撫之言訖挺身跳洞外洞高數十仞亂石巉巖若鋒刃碎身死焉

方氏桐城錢秉鐙妻避寇寓南都歲祲餽粥不給以女紅易米食其夫已與婢僕雜食糠粃客過潔茗治饌取諸簪珥與秉鐙遊者未嘗知其貧也秉鐙與阮大鍼同里有隙避吳中方挈子女追尋得之已而吳中亦亂方

知不免乃密紉上下服抱女赴水死

陸氏嘉定黃應爵妻少喪夫家貧紡績自給踰三十年甫歿嘉定城破子道弘妻亡其姓持二女倉卒欲赴井長女曰若使母先投必戀念吾二女不如先之乃挽妹亟入道弘妻繼之並溺死

于氏丹陽荆溧妻溧父大澈爲亂兵所殺于聞變知不免謂溧曰請先殺妾溧不忍怒曰君不自殺欲留爲亂兵污耶溧慟哭從之

項淑美淳安人適方希文希文好蓄書杭州不守大帥方國安潰兵掠江許數百里無寧宇希文避山間載書

以往會幼子病疹希文出延醫淑美與一嫗一婢處是夕亂兵突至縱火肆掠婢挽淑美衣欲與俱出正色叱曰出則死於兵不出死於火等死耳死火不辱時嫗已先去見火熾復入呼曰火至柰何弗出淑美不應急取書堆左右高與身等坐其中須臾火迫書盡焚遂死賊退希文歸則餘燼旋而成堆若護其骨者一慟灰卽散乃收骨瘞先兆先是有慈谿王氏歸同里方姓甫逾月火起延及其屋夫適他出氏堅坐小樓不下遂被焚骸骨俱燼惟心獨存夫歸捧之長號未頃卽化

甬上四烈婦錢塘張氏鄞縣舉人楊文瓚妻國變後文



瓚與兄文琦友華夏屠獻宸俱坐死張紉箴聯其首棺  
殮畢卽盛服題絕命詩徧拜族戚吞腦子不死以佩帶  
自縊而卒文琦妻沈氏亦自縊夏繼妻陸氏結帨於梁  
引頸就縊身肥重悅絕墮地時炎暑流汗沾衣乃坐而  
搖扇謂其人曰余且一涼旣復取帨結之而盡有司聞  
楊華三婦之縊遣丐婦四人至獻宸家防其妻朱氏甚  
嚴朱不得間陽爲歡笑以接之且時時誚三婦之徒自  
苦也數日防者稍懈因謂之曰我將一浴汝儕可暫屏  
丐婦聽之闔戶自盡時稱甬上四烈婦

夏氏黔國公沐天波侍女也沙定州之亂天波出走母

陳妻焦亦避外舍懼賊迫焦謂姑曰吾輩皆命婦可陷賊手乎舉火自焚死夏歸其母家獲免後天波自永昌還夏復歸府則已薙爲尼矣天波感其義俾佐內政及天波從亡緬甸夏遂自經時城中大亂死者載道屍爲烏犬所食血肉狼籍夏屍棄十餘日獨無犯者